



考古的另一面

郑嘉励 | 著



考古的另一面

KAOGU DE LINGYIMIAN

郑嘉励 |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考古的另一面 / 郑嘉励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495-7940-2

I. ①考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116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8.375 字数: 190 千字

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 观 物

- 003 / 古民居
008 / 城隍庙
011 / 廊 桥
014 / 文峰塔
017 / 杨府庙
021 / 老 屋
028 / 碉 楼
031 / 盐 田
034 / 海 塘
037 / 路 亭
040 / 戏 台
043 / 牌 坊
045 / 渡 口
049 / 银坑洞
052 / 龙 潭
055 / 厕 所

- 057 / 韩 瓶
062 / 胡人俑
065 / 花 瓶
068 / 眼 镜

第二辑 石 语

- 073 / 界 碑
076 / 墓 志
079 / 墓志中的男人
082 / 墓志中的女人
085 / 墓志中的夫妻
088 / 刻字的石匠
091 / 无字碑
094 / 禁示碑
097 / 戒石铭
100 / 去思碑
103 / 摩崖题名
106 / 沈括题名

第三辑 冢 书

- 111 / 王 坟
114 / 祖公坟
117 / 吕祖谦墓

- 120 / 一个清代女人的坟墓
123 / 石像生
126 / 两处墓地
130 / 义冢
133 / 盗墓笔记
136 / 宋六陵
139 / 砖头
142 / 水库

第四辑 行路

- 147 / 括苍古道
151 / 缸窑
154 / 碗窑
157 / 嘉兴的山
160 / 葛府
163 / 牡蛎滩
166 / 竹口
170 / 临海印象
175 / 刘文彩的庄园
178 / 渤海
181 / 《三国》考古
184 / 何澹考古
189 / 杨皇后考古
192 / 范成大考古

195 / 族 谱

197 / 墙头记

201 / 房 东

第五辑 谈 薅

207 / 考古人的独白

212 / 以地之名

214 / 好柴火

217 / 风俗谈

220 / 千工万工

223 / 骑 马

226 / 酒 桌

229 / 胡子史略

231 / 古人肖像

233 / 假如我们还是猴子的话

238 / 长 毛

240 / 养鸡的科学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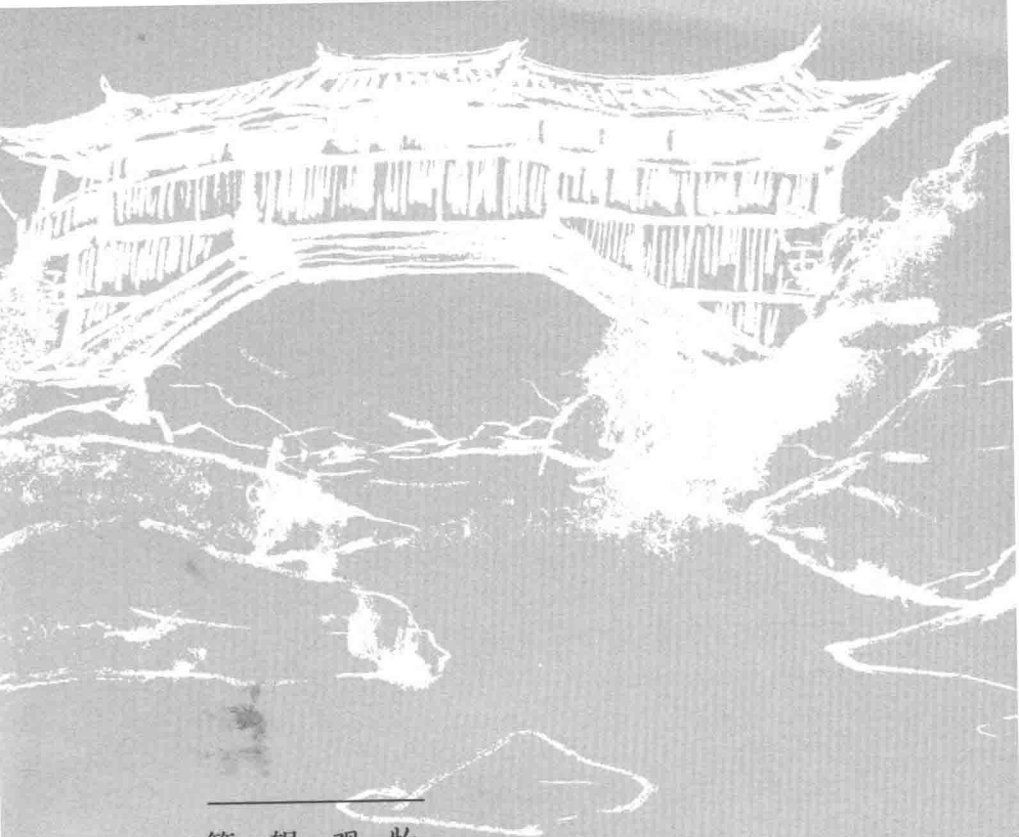
242 / 风水先生

245 / 张岱的雷峰塔

248 / 鸟 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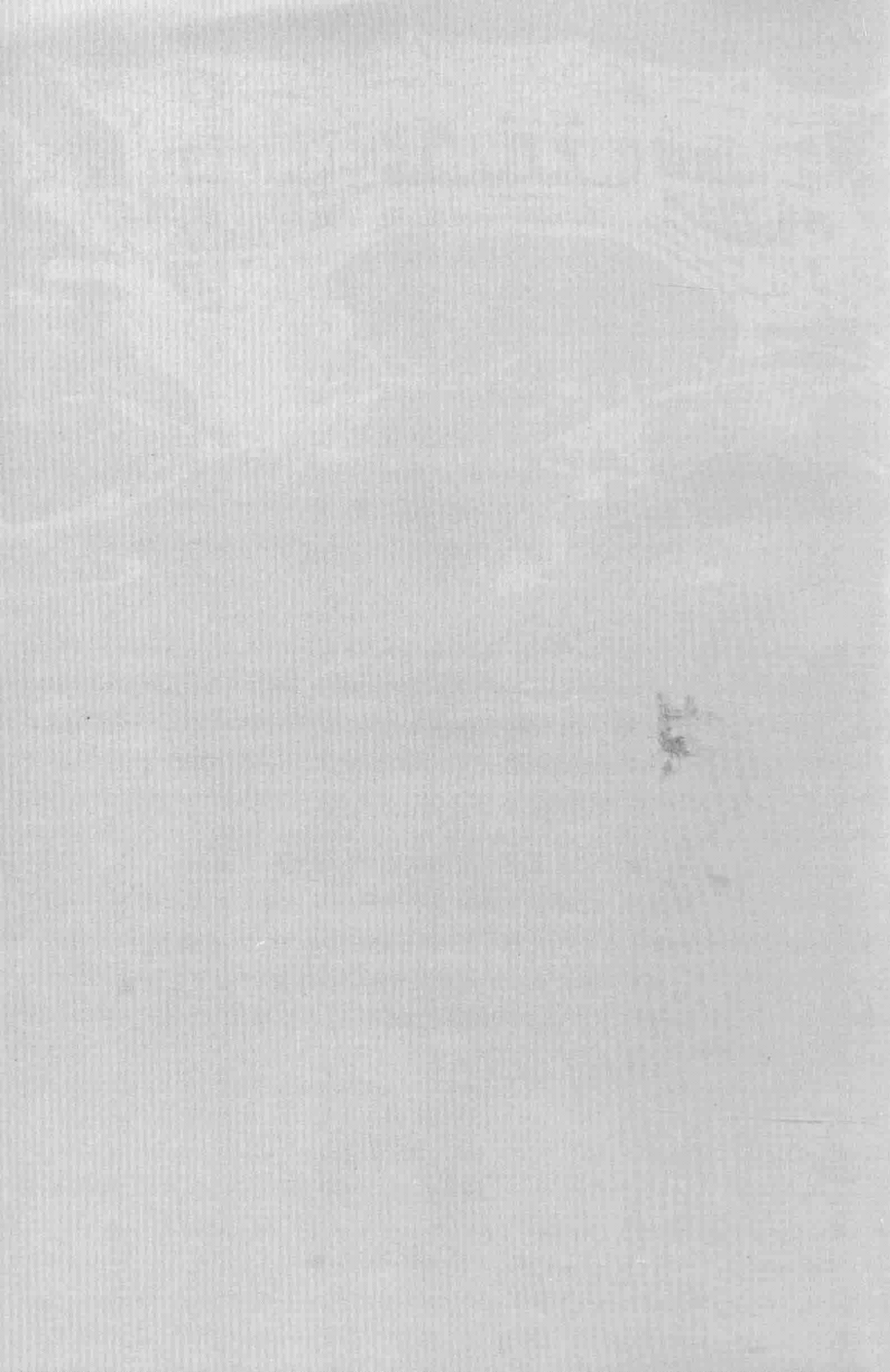
251 / 蜜蜂和人是一样的

后 记



第一辑 观物

壁前的长条案，中间摆香炉，两侧对称置烛台、花瓶各一，这是庄严的组合；案前的八仙桌，左右各设太师椅，主人安坐其上，这是体面的姿态；两侧的靠壁，照例也挂书画，让主人看去更像个“儒商”，这是风雅的象征。如果实在无力置办名家字画，又不怕别人笑话，以景德镇烧制的瓷板画权宜代之，亦可。



古民居

金衢盆地的龙游、兰溪县，今日不算十分富裕，明清时期可是商贾辈出。有多少人的生意失败了，我们不爱听，这里只说那些衣锦还乡的“成功人士”。

乡下的攀比较劲，住宅是最直观的载体，媒婆的花言巧语中，向来也以豪宅别业最具说服力。家乡房子的观瞻，是富商巨贾的大事。今日，龙游、兰溪所见的古民居，通常都很气派。

说是古民居，其实不太古，多为清代、民国遗构，如果能发现明代以前的房子，将比考古队员掘到北京人头盖骨更加稀罕。

远远地，我们就能看见三山式或五山式的马头墙。在今天的logo（标志）中，高耸入云的马头墙是江南民居的经典标志。

看过马头墙，迎面而来的是门楼。门楼是民居的正门，由砖石砌成，外观却完全是一座极尽雕饰的木牌楼，这是“门面”的题中应有之义。高处的瓦檐，两端高高翘起，门上的雕饰不是吉祥图案就是忠孝节义的故事，见过这种门楼的人，当能体会“鬼斧神工”绝非玄虚的文学词语。然而，村庄中的门楼大同小异，虽然壮观，却也单调。凡事太过了，又必然俗气。我们欣赏女子





适度化妆，而眼前这位名叫门楼的“徐娘”，年纪不小，脸上的脂粉却厚得不得了。成功人士追求美与体面的生活方式，值得赞许，只是他们的趣味从来需要文人的引导。

穿过正门，便是开敞的堂屋，也称中堂。当年，太师壁中央，会悬挂一幅中堂画，俗人往往是花花绿绿的喜庆画，雅人则多是寄情高远的山水画。两侧的对联和上头的堂匾，书法辞章，未必俱佳，但比今日公园里所见又高出一筹。壁前的长条案，中间摆香炉，两侧对称置烛台、花瓶各一，这是庄严的组合；案前的八仙桌，左右各设太师椅，主人安坐其上，这是体面的姿态；两侧的靠壁，照例也挂书画，让主人看去更像个“儒商”，这是风雅的象征。如果实在无力置办名家字画，又不怕别人笑话，以景德镇烧制的瓷板画权宜代之，亦可。

凡是肉眼不容易见到的地方，可就简陋多了。外观气派的房子，内里却通常采光不佳、通风不良，黑咕隆咚的角落，所在多有。后头的厨房，柴火挨着灶头，煮起饭来，呛得要死。当然，满院子也找不到像样的厕所。按理说，住宅的设计，应该首先考虑人的生活需要，可从古民居的实际状况看，设计师大概是把自己当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。

两侧的厢房，当年住女眷。门窗隔扇的木雕，总是古民居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。机械的几何纹样，组合起来，竟然如此灵动而浑然一体，点缀其间的禽鸟正欲夺框而出，腰板间的人物仿佛又能开口讲话。人们无不叹服，赞美东阳木雕师傅的天才创造，然而又不免疑心，莫非古人更在乎构件的雕饰而非居住的舒适，好比写文章的人专做那辞藻的功夫？

透过精美的窗棂，费力向内搜寻，只见一团漆黑。是的，女子的闺房岂容他人窥视。曾记否，红楼中的林黛玉，只念得一句

《西厢记》“纱窗也没有红娘报”，薛宝钗便以为这位千金小姐简直满嘴胡话。窗棂背后，是封闭压抑的樊笼，在这里，有多少妙龄女子的青春，不曾怒放，便已凋零。

圣人制礼作乐，用心良苦，古民居的固定格式，自有深意。奢华而压抑的大房子中探出来的，将是一张张麻木而枯萎的脸，如同我们在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和鲁镇见过的那样。

城隍庙

自从尧舜禹死后，夜不闭户的时代一去不返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事件。

各地的城市，都城、府城、县城，四周围起高墙，这是“城”。城外又围以护城河，这是“隍”。如此合称城隍，城里人总算有点安全感。

年代愈晚，距离尧舜禹时代愈远，人心愈发不古。铜墙铁壁不足以让城里人睡个安稳觉，于是，城内又建起城隍庙，供奉当地的守护神。

大概在两宋时期，城隍庙就很普遍了，城墙也更坚固，土城改为砖头城、石头城。二者互为表里，是“两手都要硬”的意思。

明太祖朱元璋以为还不够稳当，于是颁布全国性的祭祀城隍的制度，县城以上的城市，一律建起城隍庙。新县官到任，必须先期到城隍庙报到，每月朔望，亲率僚属登门致意。

最亲民的神是城隍，最亲民的官是县官。县官不时轮岗，而城隍是固定的。杭州的城隍名叫周新，登上神坛之前，可能是古杭州的某位英雄，而外地的城隍当然又是外地的英雄。从此，一

县的治安、教化，阳间的部分，拜托流水的县令，阴间的部分，则拜托铁打的城隍。

县城隍与县官职责相等，所以，城隍庙的建筑规格，一般参照当地的衙门。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城隍庙，就我所见，嵊县城隍庙最为壮观，号称“溪山第一楼”，更多的其实很简陋。我自信，过去县长的办公条件也不过如此。

城隍庙的制度是明朝定型的，那我就只讲“明朝的那些事儿”。读过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朋友知道，当时的社会不讲规则，却好讲道德。“道德治国”是社会乌烟瘴气的症结所在，这是黄仁宇的看法。

最近，我去了盐官城隍庙（盐官是海宁老县城），结果发现，城隍跟我们的父母官一样，保家卫国只是副业，道德教化才是主业。

盐官城隍庙，正殿供奉城隍，掌管世间善恶赏罚。东西两庑，雕塑无数，描绘成地狱的样子。

阎罗王、黑白无常、大鬼小鬼，面目狰狞。这边的奸夫被千刀万剐，那边的淫妇正被投入油锅，更多的人被锯成两半，或者躺在石臼中，胸口被杵子捣了一个大窟窿，画面怎么触目惊心就怎么来。

苦难的人儿，犯了什么大错？城隍庙门口，贴有一张“赏罚分明”的告示，道德戒条多如牛毛，很像当年的功过格。

功过格是给自己做的道德账本，分列日月，睡前记账，月底结账，功画个圈，过打个叉。比如，今天我写了篇有补世道人心的短文，记小功一次；昨天我与美女在QQ上闲聊了半天，记大过一次。年复一年，功过相抵，功大于过的人满心欢喜，期待善有善报。城隍庙内的受刑人，都是“道德银行”里资不抵债的人。

各地城隍庙，换汤不换药。盐官城隍庙今日的情形，正是当

年各地的典型场景，只是“破四旧”的时候，被砸得稀巴烂，多数地方已见不到了。

我不喜欢城隍庙，像我这样偶尔做点好事偶尔又做点坏事的人，逛城隍庙，简直等于自投罗网。城隍庙唱着道德的高调，却又弥漫着暴戾、肃杀的气氛。今日网络上的一些人，以道德的名义对别人口诛笔伐，正是城隍庙的味道。人性是复杂的多面体，动辄将别人打入地狱，其实也就是跟自己的幸福过不去。